

新說西遊記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古本小說集成

『古本小說集成』編委會編

新說西遊記

—
〔清〕張書紳 撰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
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

古本小說集成編輯委員會

顧問

周林鮑正鵠顧廷龍

編委

安平秋李田意李致忠柳存仁
侯忠義馬幼垣袁世碩徐朔方
章培恒楊牧之魏同賢

前　　言

蕭相愷

《新說西遊記》係《西遊記》的一種評點本，一百回，評點者張書紳。書紳字道存，號南薰（一作南熏）。作者《自序》末尾的三方印章，一方為「張書紳字道存號南薰三晉古西河人氏」。「三晉古西河」屬今山西汾陽。書紳生活在清康熙間，嘗以貢監列仕籍，官廣東同知，權大埔縣事。又以同知署龍門知縣。因前令得罪上官被劾，貧不能歸，謀助之贐，觸當道怒，遂挂彈章。書紳好讀書撰述，宦遊常攜書數十籠。性廉慎，所蒞有循聲。權大埔縣事時，邑富氓吳德仁以婿王國富寒窶，賄金二百，囑斷離。書紳佯受其金，召王至，備訊端末，仍以女歸之，併給以所賄金，詰吳曰：「爾女得此，諒不至凍餒，何退婚為？」兩造泣拜而去。攝龍門篆，邑人賴茂材誣告王某殺其弟茂德，事在三載前，屍壞，無佐證。書紳察得茂德死由砂症，胸前八字傷痕，艾灸所致，一訊而服，邑以為神。

《新說西遊記》成於乾隆戊辰（十三年）六七月間，其年閏七月。作者所據底本，現在頗難遽定，但有一點可以肯定：他在評點《西遊記》時，曾參照過汪象旭的《西遊證道書》。與《西遊證道書》一樣，本書也備載陳光蕊赴任逢災、江流報仇事；在明刊本中，則曾參照過題李卓吾評、有袁于令序的《西遊記》。第十二回，《西遊證道書》的回目為「唐主選僧修大會」，而《新說西遊記》作「唐王秉誠修大會」。明刊百回本《西遊記》均作「玄奘秉誠建大會」。第四十七回，《新說西遊記》

記」、明刊李評本《西遊記》目均作「聖僧夜阻通天河」，《證道書》、《西遊真詮》與其它明本則均作「聖僧夜阻通天水」。

作者《自序》說：「西遊」「雖有數家批評，或以為講禪，或以為談道，更又以為金丹採煉，多捕風捉影，究非《西遊》之正旨」。張書紳之所以批評《西遊記》，目的就在「破其迷罔」「注明指趣」。而書紳以為，《西遊記》一書乃是「證聖賢儒者之道」，「教人誠心為學，不要退悔」。這是否就是《西遊記》的正旨自很難說，但作者却是在反覆地力圖證明這一點的。

《新說西遊記》的版本，今尚存最早刊刻的有兩種，即乾隆十三年戊辰（一七四八）晉省書業公記藏板本，和乾隆己巳（十四年，一七四九）其有堂刊本，正文均半葉十行，行二十四字。此外又有清光緒間上海味潛齋石印本、廣百宋齋石印本等。上海古籍出版社藏有早期刻本一種，因內封已佚，無法判明具體刊刻年代，但板式與晉省書業公記本及其有堂本相同。此本第二十五回第一頁和第二十六回第一頁，均為雙頁兩張，內容為該兩回的回前評語；它不僅字體不同，其中評語內容亦各不一樣，顯是作者改定稿，重印時插入，對研究者不無參考價值，因據以影印。其排列次序，悉遵原書。原書板心高一九八毫米，寬一三五毫米。

西遊記總論

予幼讀西遊記。見其奇奇怪怪。忽而天宮。忽而海藏。忽說妖魔。
忽說仙佛。及所謂心猿意馬。八戒沙僧者。茫然不知其旨。嘗問
人曰。西遊記何爲而作也。說者曰。是講禪也。是談道也。心猿其
說。而究未明確其旨。及遊都中。乃天下人文之匯。高明卓見者。
時有其人。及聆其議論。仍不外心猿意馬之舊套。至心猿意馬。
之所以究不可得而知也。迄今十餘年來。亦自安於不知。而不
復究論矣。乙丑年。由都歸省。值呈安天會。觸目有感。恍然自
悟。曰。是矣。是矣。予今而知西遊記矣。予今而並知作西遊記者
之心矣。自古聖賢悲憫後世。爲之著書立言。不一其旨。而其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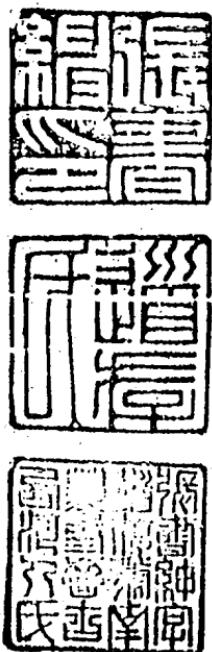
總欲人歸於至善也。故孔子之讚詩曰。詩三百。一言以蔽之。曰。
思無邪。予今批西遊記一百回。亦一言以蔽之。曰。只是教人誠
心爲學。不要退悔。此其大略也。至於逐段逐節。皆寓正心修身。
黽勉警策。克己復禮之至要。實包羅天地萬象。四海九洲。士農
工商三教九流諸子百家。無非一部西遊記也。以一人讀之。則
是一人爲一部西遊記。以士農工商三教九流諸子百家。各自
讀之。各自有一部西遊記。務必遷善改過。以底於至善而後已。
若是乎。西遊之有裨於天下後世。四海九洲。士農工商三教九
流諸子百家也。豈淺鮮哉。總之心不誠者。西天不可到。至善不
可止。作者有感於此。而念世人至多其端。又不一。故不能一一

唐無益之僅長于深
也予雖以數自是而
恆明指趣微其遠總
喚程將來之子矣其
之往者不可諫矣若

猶可追也

多

題



◎序

此書由來已久讀者
見之多不考其音雖有
彭安批詳或以為博
禪或以為淺直更以

白雲子採煉多捕風
捉影空非西樵主
者得人如許之寧
文學(圓)三妙音音律
者接三掌五指而荒

耳提面命以教之。又不能各爲一書以教之。故作西遊記。使各
自讀之。而各自教之也。

乾隆戊辰年秋七月晉西河張書紳題

新說西遊記總批

張書紳

西遊一書。古人命爲證道書。原是證聖賢儒者之道。至謂證仙佛之道。則誤矣。何也。如來對三藏云。闡浮之人。不忠不孝。不仁不義。多淫多佞。多欺多詐。此皆拘蔽中事。彼仙佛門中。何嘗有此字樣。故前就孟蘭會以及化金蟬。已將作書的題目大旨。一一點明。且不特此也。就如傳中黑風山。黃風嶺。鳥雞國。火焰山。通天河。朱紫國。鳳仙郡。是說道家那一段修仙。是說僧家那一種成佛。又何以見得仙佛同源。金丹大旨。求其註解。恐其不能確然明白。指出。直乃強爲幻渺。故作支離。不知西遊者也。長春原念人心不古。

身處方外。不能有補。故借此傳奇。實寓春秋之大義。誅其隱微。引以大道。欲使學業煥然一新。無如學者之不悟也。悲夫。

西遊又名釋厄傳者何也。誠見夫世人逐日奔波。徒事無益。竭盡心力。虛度浮生。甚至傷風敗俗。滅理犯法。以致身陷罪孽。豈非大厄耶。作者悲憫於此。委曲開明。多方點化。必欲其盡歸於正道。不使之復蹈於前愆。非釋厄而何。西遊一書。以言仙佛者。不一而足。初不思佛之一途。清靜無爲。必至空門寂滅而後成。卽仙之一道。雖與不同。然亦不過採煉全真。希徒不死。斯二者。皆遺避人世。惟知獨善。

一身。以視斯世。斯民之得失。漠不相關。至於仁義禮智之學。三綱五倫之道。更不相涉。此仙佛之事也。今西遊記是把大學誠意正心。克己明德之要。竭力備細。寫了一盡。明顯易見。確然可據。不過借取經一事。以寓其意耳。亦何有於仙佛之事哉。

西遊記。稱爲四大奇書之一。觀其龍宮海藏。玉闕瑤池。幽冥地府。紫竹雷音。皆奇地也。玉皇王母。如來觀音。閻羅龍王。行者八戒沙僧。皆奇人也。遊地府。開龍宮。進南瓜。斬業龍。亂蟠桃。反天宮。安天會。孟蘭會。取經。皆奇事也。西天十萬八千里。劬斗雲。亦十萬八千里。往返十四年。五千零四

十八日取經卽五千零四十八卷。開卷以天地之數起。結尾以經藏之數終。真奇想也。詩詞歌賦。學貫天人。文絕地記。左右回環。前伏後應。真奇文也。無一不奇。所以謂之奇書。

微子去殷。張良辭漢。施耐庵隱於元。賈聞仙心於僧。憶邱長春亦一時之大儒賢者。乃不過托足於方外耳。味其學問文章。品誼心術。無非經時濟世。悉本於聖賢至正之道。並無方外的一點積習。蓋卽當時之水鏡黃石。一隱君子也。

西遊一書。其事則極幻。其旨又極隱。若再不明白解說。深

文浮衍。讀者愈煩。而莫知從入之處矣。是以開解處。只求明白爽快。即使三尺之童子。讀之亦顯然易知。方上不負前人之作。下有裨於後之學者也。良多矣。

西遊一書。是把一個人。從受胎成形起。直寫至有生以後。又從有生以後。直寫到老。方纔罷手。分而言之。有唐僧行者。八戒沙僧。白馬之疎合而計之。實即一人之四肢五臟全形耳。五聖成真。是人一生之事業已完。有此功德文章。自可以垂千古而不朽。此即長生之學。此即至善之旨也。仙佛之事。與人世無涉。且幻渺而不可知。人事之常日用之所不可離。雖愚夫愚婦。莫不共知。若必以人事之所不